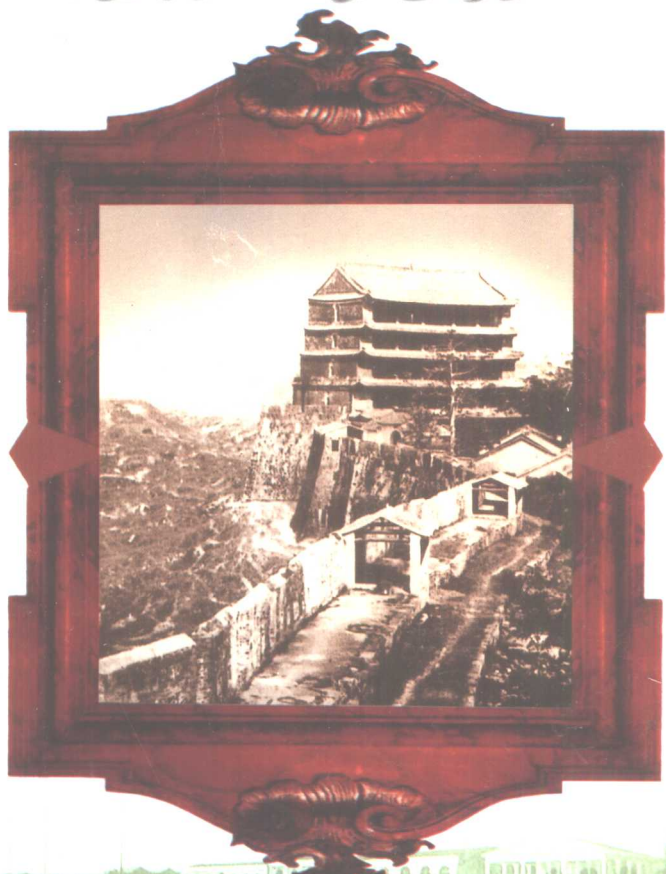


老广州

展声帆影

黄爱东西 著文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供稿



51

0



老城市

OLD CITY

老广州

展声帆影

黄爱东西 著文



著 文 黄爱东西
 图片供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广州市中山图书馆
 图片制作 李建宁
 图片编文 顾华明
 版式设计 顾华明
 王 莉
 责任校对 赵 菁
 责任监印 张在健

出版发行 江苏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制 版 深圳利丰雅高电分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X1230mm 大32开 印张7.5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4-0963-2/J·964
 印 数 1-20000册
 定 价 23.00 元 (平装)

本丛书图片均由提供者授权使用,如有署名遗漏请与出版社或供稿者联系。
 未经许可,不得将此书翻印或改版成(包括电子出版物在内的)任何出版物。

主 编	朱成梁
副 主 编	何兆兴
	顾华明
	郭必强
	林宇梅
选题策划	叶兆言
	何兆兴
	顾华明
编 委	速 加
	顾华明
	速 加
	杜 辛
	磁永嘉
	陈 光
装帧设计	顾华明
责任编辑	顾华明

非要广州人怀旧

(代序)

同是商埠和贸易港口城市，上海人一怀旧就温情脉脉地提起外滩。可是广州人，比如说我，会像才想起来似的恍然大悟地说，噢，那你去逛沙面吧。

上海人会情调精致地带着你泡咖啡馆和酒吧，听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仔细地告诉你这是白崇禧的旧宅，白先勇回来看过；那是张爱玲当年住的公寓，胡兰成就是在那里敲门的。上海人会按约会性质的不同精确地领你到装修、背景音乐和风格不一样的地方去，喝咖啡，喝黑啤，吃西餐，吃本帮菜。

而广州人，我们通常还是一如既往执着憨厚地领着你去喝茶，早茶夜茶下午茶，继续请你吃龙虾鲍鱼象拔蚌，午饭晚饭和宵

夜。如果你要求怀旧，我们也许会在摸着脑袋好一阵思索之后，把你领到一家夜茶时候唱粤曲的酒楼去。或者，带着你换一家茶楼，一家历史悠久一点的老字号茶楼，继续喝差不多的茶，吃差不多的东西。如果我在看见你的表情之后心存歉意，我还会领着你去吃别的，吃我们小时候吃过的东西：通常南信的双皮奶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禾虫和龙虱（一群五颜六色肥胖蠕动的小肉虫们和一些乌黑锃亮的水蟑螂）会让非广州的朋友们瞪着眼睛在受到震撼之后对我重新评估（尽管我兀自在旁边不甘心地说，滋阴的呀，补肾的呀）。

我们还会恍然大悟地带着你去看看西关的大屋，指着人家家门口说，这就是著名的三件头趟栊门。可是，这是谁的旧宅，谁又曾经在谁的门口敲过门，我们可说不上来——有什么不一样呢？总归是旧的就是了。

其实广州人没什么大变化，从前吃的现在还在吃。我们的怀旧情结仍然在吃的上面，酱油糖煮猪肠、五花肉蒸咸鱼、面鼓

炒豆角和番茄煮红衫鱼，统统是怀旧菜式，不知是谁在哪一天忽然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滋味，茶楼食肆的菜牌上又开始有这些从前吃惯的家常菜，大家点上桌大吃一顿，也就是捧了场兼怀了旧。

吃到久违而且怀念的滋味，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道具，你能说这不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广州人极少在今天的世界里做过去的梦，我们天天生活在旧里。新旧的交替是暧昧的，爱恨的纠缠也是含糊的。粤曲里似乎有一句“是谁把流年暗中偷换？”换来换去，广州人还是不泡咖啡馆。咖啡馆太新，没人会坐在咖啡馆里想过去的好日子和好吃的。谁要打算结结实实请一顿客，如果提议去咖啡馆或是西餐馆，多半会被人嘘的。

广州人怀起旧来，是一边坐在陶陶居一边说曾经一度这里以白云山的九龙泉水泡茶招徕客人，一边吃着碗里的云吞面一边说过去一两面团切成32块云吞皮，一斤面粉五个鸡蛋黄的云吞面如何爽韧细滑“弹牙”，一边挟着碟子里的白切鸡一边说

从前的落地鸡更有鸡味；是一边住着新迁的房子一边说那时的大屋的青砖，一边用着夹板做的家具一边感叹那时候的好木料和好手工。带着淡然甚至于漠然的表情，说着很实在的曾经切身的过去。

……没有人会提到气氛。那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什么东西？背景音乐？肯定不是铜管里吹出来的“吵吵闹闹”的“什么都混杂在一起”的声音，老广州的背景音乐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咸水歌，龙舟调、南音、粤曲，或者童谣和叫卖声。那样悠闲滋润的日子，偶尔夹一句粤剧花旦尖锐的念白，又或者《万恶淫为首》中乞丐颇为警世兼语重心长的一声叹息。

最近最近的背景音乐也是《旱天雷》和《雨打芭蕉》，再不然是《饿马摇铃》。如果一定要“怀旧”，一经发掘广州的“旧”，完全像一则没有恶意的恶作剧，开玩笑似的就跑得远远的了。在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快成了老去的笑话时，广州人的广州话里还是有上千年前的中州古音，还是有上百年前的广东英语。广州人仍然不说“扳手”，而说“士

扳拿”。至今香港出的最新通胜里，最后几页还附着一串广东英语的单词表，上面详细注明中英文对照，之后还有一列中文，那就是可以用广州话说的广东英语。

我们的旧在饮食起居言行举止里一直一直浑然不觉地延续下来，即便不一脉相承也起码是藕断丝连，中间没有斩钉截铁的断层——让我们如何手搭凉棚回首眺望兼无限向往深切怀念？

广州人说，“潮流兴怀旧”，对“怀旧”一词的界定，接近一款时髦的外套而不是情调。如果对过去的好日子有所眷恋和轻微的惆怅，广州人觉得这是在个人情绪上的小小波动，是一桩私隐，不太会拿出来仔细把玩并公诸于众。如果这种情绪偶尔泛滥到了饭桌上，那么他在慨叹时的表情也是淡漠的，并且绝不会忘记在最后加一个释然的尾巴，诸如，日子总是这样的要过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风水轮流转，等等等等，以示他的感慨并不太严重，轻描淡写地带过这个话题。

对于广州人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怀

旧，而在于我们其实一直是旧。初一到十五广州寺庙里的鼎盛香火，各路神祇和祖先的牌位供奉，酒席上的新娘也一定要穿的红色褂裙，清明时分公安局大动干戈交通管制如临大敌般疏导的数十万“拜山”（扫墓）人群，统统是旧。

如果非要我们说旧，我们就会说起唐装马褂和香云纱，西关的大屋和顺德妈姐，在艇上卖的艇仔粥，在巷子里踢嗒作响的木屐。咖啡馆对我们来说一直是新事物，爵士乐也一直是，而广州人的生活中，旧俗里没有的通通都是新事物。

不不不，你永远不能让广州人坐在咖啡馆里怀旧。唉，还是放我们回茶楼吧，让我们对着一盅两件，才有可能细说从头。

我们的旧，是我们天天喝的例汤和茶。当一个广州人舍咖啡而要喝凉茶的时候，你根本毋须要知道他是否怀旧，他，本身就是旧。

黄爱东西
1999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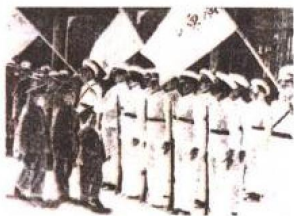


- (3) 旧屋·骑楼·“上下九”
- (17) 广州人
- (19) 履声
- (25) 帆影

- 茶楼 (35)
- 花市 (43)
- 大街小巷里的零食和叫卖声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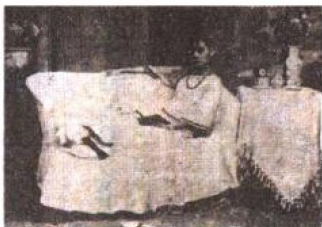


第二章



- (59) 跳板、桥梁、窗户和“好屋基”
- (75) 旧时风月

- 从前尼庵 (95)
- 那些寺庙 (111)



第三章

“五羊传说”的版本及八仙观 (125)
再老一些的广州 (131)



(137) 五、……二十七、三十二、
六十三、……
(141) 神乎其辞的事
(145) 粤人

第四章

为什么叫西关 (153)
荔枝湾和荔湾区 (157)



(165) 白荷红荔泮塘西
(169) 一叶轻舟去，人隔万重山

八音班 (177)
西关大屋里的顺德妈姐 (187)



第五章



(195) “住唐”、“住蕃”和“半唐蕃”，
响坟、光塔和怀圣寺
(199) 外国人眼里的十三行

富商们 (203)
浩官的故事 (209)



(215) 逛一通沙面

第一章







大新公司位于西堤，1918年由澳洲归国华侨蔡昌、蔡兴等集资创建。有“九重天”之称，成为当时广州市独一无二的综合性大楼。1938年毁于战火。1954年重建，易名为南方大厦。

旧屋·骑楼·“上下九”

提起老房子，广州人是不大怀念和景仰西式建筑的，尽管沙基、西堤一带的西式建筑全是近代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沙面岛上有一百多座巴洛克式建筑，但广州人仍然固执地怀念和提及西关大屋——这是上百年来深入人心的豪宅概念。因为广州人的固执，因为西关大屋的著名，所以即便不是广州人，若提老广州，大都知道有“西关大屋”。如果把广州人换成上海人，恐怕情形就会不一样，也许他们对沙面和西堤的旧洋房会更有兴趣。

西关大屋由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开始兴起于西关的大屋建筑群组成，是富商巨贾和洋行买办阶层等新兴富豪的住宅，特征是以石脚水磨青砖砌墙，正门有短脚吊扇门、趟栊、